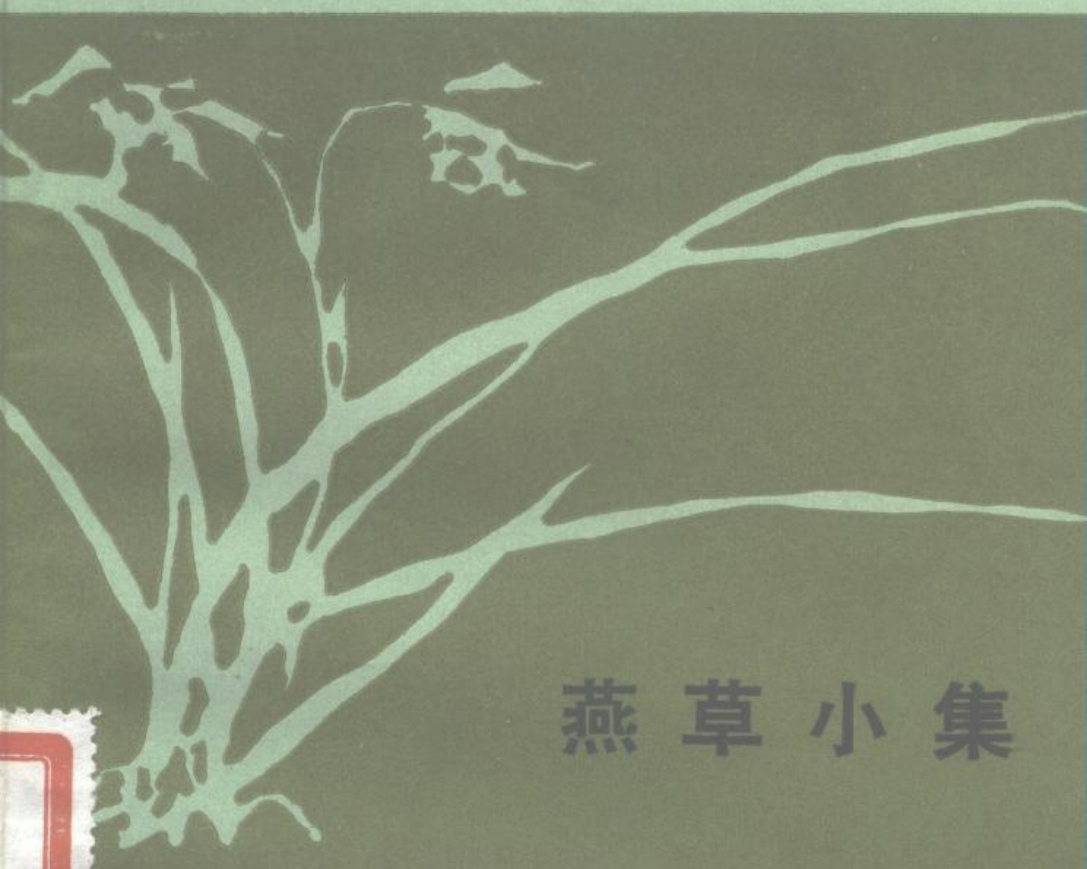


路 知 音



燕 草 小 集

花 城 出 版 社

I267/162
V.848

燕 草 小 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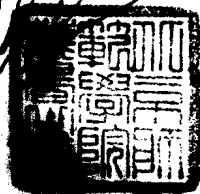
陸 知 音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45233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845233

责任编辑 袁宝泉
封面设计 宋世伟

燕 草 小 集

路知音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37×1092毫米32开本 6.25印张 1插图 123,000 字

1931年12月第1版 193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200册

书号 10261·110 定价 0.52元

DE86/9

目 录

我的“一把土”.....	1
飞.....	8
慈母线.....	15
万里音.....	21
千斤担.....	28
擦枪.....	34
背包.....	40
雕刻.....	46
行军情趣.....	52
铺路.....	58
“经理”.....	64
匆匆.....	70
泥土.....	76
桥头灯火.....	81
军号.....	89
照片.....	94
岭南春.....	101
名字.....	106

“全知道”.....	112
在人流里.....	128
眼睛，闪烁着.....	127
没有终点.....	137
无声乐章.....	146
埋藏在心底的思念.....	157
海滩神思.....	168
绿色邮筒.....	172
赤子心.....	179
同志情.....	186
灯塔.....	192

我的“一把土”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这本散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，原本在十五年前，即一九六六年初，就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。不料，一拖竟隔了这样长的时间；它们之中的许多篇章，后来曾经被一再“批判”。当然，晚产的婴儿并不见得健壮，被判过“死刑”的作品，更未必因此而成为佳作。可是，现在再来翻开尘封的剪报，重读这些东西，却真是恍如隔世，令人思绪万千。

这些散文，大都是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写的，并且，大部分是发表在广州出版的《羊城晚报》的《花地》副刊上。所以能写出这样一些东西，说起来也是很偶然的。

那一年冬天，我穿着一身臃肿的冬装，乘火车穿过天寒地冻的华北平原，跨长江，越五岭，奔向珠江岸边。一夜之间，仿佛跨过了一个季节，车窗外面，满眼葱翠，四处飘

香，我进入了另一个春天。我曾经较长时间生活在驻广州地区部队的，对这里的山山水水，尤其部队里的干部战士，并不陌生。可乍一回来，又觉得那么新鲜。卸掉冬装，立即奔向市街，奔向田野，奔向连队。迎着阳光，浴着和风，我饱饱地享受了一番这春天般的南国之冬。或许由于部队一些英雄人物的感染，或许由于锦绣河山的熏陶，我仿佛从珠江畔听到了祖国前进的脚步声，嗅到了万物欣欣向荣的浓烈芬芳气息。于是，我怀着一种激情，写了一篇散文，把它送往《花地》。

真巧，这篇散文的第一个读者，竟是老战友林遐（现在，他已经是位故人了。在还是相当困难的一九七〇年，我就听说，他是在宣布“解放”的当天逝世的。那时候，我甚至连悲痛悼念的心情都无处表达）。他当时在《羊城晚报》担负编辑工作，见了稿子，特地约我到他家去谈谈。在室内的玻璃书橱里，我看到他的《风雷小集》、《山水阳光》等几本散文集，象哨兵一样，并肩伫立在那里。那些年，他在这方面已经很有些成就了，说起来，他却仍象一个不知足的钻探者，不断地思索着，研究着。他对我，更是对他自己，提出了一系列的严肃的题目：中国散文的风格，过去多是从封建士大夫那里承袭下来的，清淡闲适，委婉细腻，似乎是它的特点。这种形式，怎样才能更好地用来反映我们的新时代？怎样才能用散文来描绘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英雄人物豪迈奔放的风貌？怎样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思绪，而又不沉湎于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之中？生活哲理可以联想，但又怎样才能不失之

于矫揉造作、牵强附会？他谈了许许多多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，我也就陆陆续续地写了这些东西。不过几年，凑在一起，竟也有数十篇了。林遐又热情建议，把它们汇集起来，出个小册子。他说：“我们做文字工作的，能给世人留下点什么呢？就算一点脚印吧，只要对人们思想有一点两点启发，也是好的。”当时的广东人民出版社接手了这批稿子，开始了编辑工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生活掀起翻滚的巨浪，猛烈地冲击着各个方面，《羊城晚报》被查封停刊，出版社停止了正常的工作，小册子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。

尽管尚未“盖棺”，但大致可以“论定”：我的青年、壮年，乃至今天跨入的老年，都是穿着一身绿军装，在革命部队里度过的。离开学校门，一下子跨入了革命部队，战争烽火的磨炼，战争所给予我的一切，使我终生受用不尽。战场上的枪炮声虽然已经沉寂好久了，可是，从战争走过来的那些日子，在战争中结识的许多人物，却仍然常常浮现在眼前。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，部队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，迈开了新的步伐。老干部，新战士，与战争年代相比，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。尽管这样，从他们身上，你依然可以看到战争赋予他们的一切。是的，我们从战争中打出了一个新中国，也从战争中造就了一代新人。战争所赋予革命战士的一切宝贵品质，在新时期的新人身上，闪烁着新的光芒。我渡海，登上了珠江口外大小珍珠般的岛屿，访问过一些在那里生活多年的战士和干部。他们用双手，一把土一把土地，把海岛

建设起来，在那里扎下根，警惕地守卫着，让祖国人民有个安定的环境从事建设。我也多次在野战部队里采访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干部战士：嘴上没有长胡子的司务长，英俊的飞行员，默默无闻的场务连的“扫把兵”……他们的身上同样放射着革命传统的光辉。他们每一个人，都在为我们的部队建设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出力、操心。所有这一切，都不止一次地激动着我。我觉得，如果我能在我们部队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中，在我们千万个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雄人物中，哪怕是撷取一枝一叶，记录下一个小小的侧面，添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笔，也应当说是无限幸福的。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捕捉着，描绘着。也许，写出来的文字是拙劣的，可自己还是唯恐把这一切写低了，写浅了，是在尽着最大的努力的。

然而，一夜之间，事物突然来了个大颠倒。反映社会主义丰富多彩生活的《羊城晚报》被判定为“反党的黑报纸”，那么，发表在这张报纸上的文章，毋庸置疑地也是“反党黑文”了。于是，连作者的名字都成了罪状：什么“路知音”？你走的什么路？知的什么音？那答案是早就有了的，自然是走资本主义路，知反党音。于是，每篇文章，字里行间，都可以搜寻出定成死罪的严重问题。你写《名字》讲到无名英雄吗？马上质问：为什么讲这么多名字，唯独不讲伟大领袖的名字？分辩说，文章最后不明明讲了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吗？回击你的是：这一句话是虚假的，你的本意是否定。文章里不能写天气，写阳光。写天气热，中午太阳曝晒，或者写黄

昏夕阳，都不行，都是影射攻击。也不能写道路，因为写到一条道路的泥泞，那就是攻击社会主义道路，而写道路平坦，无疑又是歌颂资本主义道路。当时，对这一切，我真是大惑不解。我一再地责问自己，是想过反党吗？我也试图学着有人讲的那样，来个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”。然而，我不能。我知道，自己刚刚跨进革命队伍时，仅仅是一个十多岁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是党哺育了我，是那些老同志一步一步带我走过来的。对党的恩情，对革命大家庭的温暖，自认是有一点感受的。我也常常象许多同志那样，发自肺腑地表达自己的情感：没有党，就没有自己的一切！为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写出来的文章，竟会被断然认为是“反党”的呢？

后来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我终于悟出一点因由来了。我很难再去责怪那些当时对文章提出种种“批判”的同志。在一些平平常常的文章中，字里行间搜寻反党的字句，这有什么奇怪呢？我是做报纸工作的，亘古以来，谁曾见过“透明看报法”？即把一张报纸对着亮光，透过一版看二版，有无重叠出现的“反义词”或“影射”之类的东西。读报都这样了，读文章断章取义又何足怪？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败坏的是我们整个社会，整个时代，何止是一两个人，一两篇文章！

想通了这些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安心之余，就下了个决心，焚掉几十年的日记，从此以后，除了“勒令交代”、“思想汇报”之外，再不自讨苦吃地动笔写什么东西了。于是，这以后的一段生活，如果用标点符号来表示的话，那就是“……。”

丙辰清明前后，我象许多人一样，连续两个夜晚，走过灯光暗淡的天安门广场，在英雄纪念碑前默立。多么熟悉的天安门，多么熟悉的英雄纪念碑。过去，每走到这里，心里总是充满了自豪，充满了乐观，充满了幸福的感情。如今，这里的气氛却是那么沉重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，低沉，悲痛，愤懑，犹如浪涛翻滚，都堆积在胸口。那如山如花的花圈，翠柏上缀满的小白花，密密麻麻的各种字体的诗歌，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。纪念碑前并排着两米高的四块大字牌，十分耀目：

“红心已结胜利果
碧血再开革命花
倘若魔怪喷毒火
自有擒妖打鬼人

这不是墨写的字，而是血点燃的火。我在这种气氛感染下，深深地感到内疚。难道在向那些罪恶的妖魔斗争中，自己就没有责任吗？怎样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呢？我在思考着，思考着，怎样记录这一段生活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。整顿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经济，平反大量的冤案假案，我们越来越看到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给我们带来的后果，特别是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精神创伤，对我们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的破坏，更是非常严重。什么艰苦奋斗，什么革命友情，什么为共产主义献身，好象都不时兴了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把革命的词句叫得山响，却恰好从老根上破坏了我们社会的革命风气。伸手要官，唯“物”变钱，迎来送往，大吃大喝，走后门，搞特殊，

这些早在建国初期就被涤荡了的旧社会遗留下的腐朽的东西，现在又公然地在我们社会里畅行起来。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景象，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，都不能无动于衷！在向四化进军的路上，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，需要我们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解决，而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，就是应当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。我们应当想想战争年代，想想建国初期，我们要无愧于已经走过的那些道路。光荣的昨天，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的一面镜子。

正是出于这些考虑，我觉得有必要把这十几年前的旧作再印一下，哪怕是作为一把泥土，洒在四化建设的路上，让大家走得平稳一些，也是好的。当然，我还要继续写下去，继续为铺平前进道路上洒点土，不让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留下虚点。

这个集子的后半部分约占三分之一的文章，是近两年写的，它们也大都曾刊登在《羊城晚报》的《花地》副刊上。在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陶铸同志写的一首题为《燕草》的诗：

“燕草经年又碧丝，
神州七亿挺新姿。
罗帏无复春风怨，
肠断人间早换移。”

我想借用陶铸同志这首诗，把这本书定名为《燕草小集》，不知这样来表达自己的点心意，是否贴切。

作者

一九八一年十月·北京

飞

“飞，这不仅仅是把飞机开向天空……”

——一个飞行员的手记

在沙桥机场的这些日子里，天天和飞行员们在一起，看他们飞行，听他们开会，和他们攀谈。从早晨到晚上，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是那么强烈地引诱着我去思索，去想象。

天还没有放亮，启明星还在灰蓝色的天空中眨眼，一阵雷鸣轰响，银燕飞翔起来了。它们驾着清晨的薄雾，带着点点银光，驰向星星身旁。怎么，是要和启明星一起，去叩响朝阳的大门吗！

丽日升起，碧蓝深湛的天空，好似一片微波不兴的大海。那银燕又变成了水中撒欢的小鱼，窜过来，游过去，随心所欲，那么自在。

最令人惊心动魄的，还是阴云密布的时候。那银色的身

影，就象怒涛滚滚的一叶扁舟，一会儿消逝在翻腾的巨涛里，一会儿又驰向浪峰。它矫健地飞着，飞着，使你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高尔基《海燕》中优美的诗句。

飞，这是个多么壮丽，多么豪迈的字眼！

有一天，部队刚刚打完空靶，我听说老王又取得了优秀的成绩，赶忙跑去祝贺，请他谈点经验和感受。出乎我意料，这个老飞行员，一句不提空靶射击，却径直地跟我谈了个飞字：

“要谈感受，就是我一直比一次更加了解了什么才叫做飞……”

他大约看出了我对他这有点哲理意味的语言，有些莫名其妙，不好意思地拍打一下拿在手里的飞行帽，掀动了一下浓浓的两道黑眉，微笑着说：

“你看，我一开头就来了这么个玄乎的题目。还是让我从头讲起罢——”

他真的从头讲起了。他讲的是他头一次飞行的感受。他是个农民的儿子，家住在山沟里，东面是山，西面是山，就中间那么一条条狭窄的天。太阳出来的晚，落下的早。长到十几岁，还不知道天是那么开阔那么大。后来当兵了，一下子来到平原。地平了，天也阔了，心里那个豁亮劲呀，就别提了。以后，领导又把他从陆军调到空军来学飞行。一个初小没有毕业的人，学飞行，文化上该受多大限制。可是，他知道这是党培养自己。他拼命地学，拼命地练。终于，那一天到来了。他第一次离开教员，放单飞。带着点新鲜，带着点

紧张，他拉起操纵杆。天是这样辽阔无际，这样高远深邃，由着自己飞。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一个只见过狭窄天空的孩子，于今却成了天空的主人。

但是，这就叫飞起来了吗？

他提出了问题。我想，他当然是会自己来回答的。我没有吭声，准备继续听下去。不想，他却撇开了题目，又来了一个新题目：

“你听说过小虎子吗？是啊，小虎子……”

这些天，不少飞行员在谈话中，都常常提到小虎子。我虽然没有专门问过小虎子的事，无意中从他们的交谈里，也听出了个大概。

比如，有的飞行员在记诵一些飞行数据时，背着背着，厌烦了。另外的飞行员就批评上了。对方不服气，于是，双方就展开了一场争论：

“这些麻烦的数据，小虎子也不主张死背！”

“他不主张死背，可是他能一连气背出几千组数据！”

“他背出几千组是为了找出规律，改革它嘛！”

“对，小虎子不背出几千组，又怎么找出规律？正是因为讨厌它，要改革它，所以才要首先熟悉它。象你这样一开始就讨厌它，一辈子也讨厌不掉！”

“……”

再比如，休息的时候，有的飞行员坐在草地上，还拿着小草棍模拟刚才飞行的情况。有的飞行员看了，就不无赞扬地说：

“真的要学小虎子，赶上小虎子啦！”

小虎子是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还不清楚。老王看我在疑惑，于是，又用充满敬佩的口吻，向我介绍起这位著名的小虎子来。

原来，小虎子是这个机场的地面领航员肖虎翔。地面领航员，我原以为不过是测测距离，算算航向，和数字、标号打交道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和飞行员一比，一定简单得多。可是，经老王一讲，才知道，这地面领航员竟有那么多学问。飞机在天上飞，他要在地上算，飞机要根据他算出来的结果，赋予航向、航速。在引导我们的飞机截击敌机作战时，领航员的作用就更明显了。他要根据敌机的位置、航向、速度，根据我机现在的位置，算出我机应当用什么速度，什么航向，才能截住敌机。往往为了求一个数据，先要算出十几个数据。而这一切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进行的。应当知道，就是在这几秒钟之内，敌我双方的飞机，也都是以极高速度在飞翔着的。这就要求，地面领航员不但有过人的计算本领，非常的记忆力，还要求他非常熟悉敌我双方的种种有关资料。

小虎子就是这样一个地面领航员。他能连续背诵出几千组数据，非常流畅地讲出敌人在我国周围设置的机场情况，到我某地上空的距离；敌机在什么距离上，我机应以什么速度起飞迎击；敌机什么机种，什么性能，有什么活动规律。有人测验过他，据说，他能将有关资料一连气地背诵几个多小时。人们称他是“活计算机”。一遇到空战情况，飞行员们

听说小虎子在值班，空战的信心就更增强了。

说到“活计算机”，我问了一句幼稚的外行话：“如果用电子计算机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老王说：“用电子计算机当然会更快些，外国一些领航设备中是有的。但是，有些东西，是任何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也不能计算出来的。”老王这才讲到了关于小虎子的一件事。

有一次，他飞穿云课目。飞完了之后，准备着陆了，他忽然产生了错觉，发生了偏航。错觉，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明明是偏了，他却认为是正的，严重的是他自己并不相信产生了错觉，甚至连仪表的准确性都怀疑了。这一次，他就碰到了这种情况。指挥员用无线电通知他，让他拉起来，重新对准跑道着陆。他飞了一圈，错觉仍然没有消逝，还是偏航。怎么办？同志们都替老王捏着一把汗。指挥员果断地下了命令：重新飞一次穿云课目！有人马上告诉指挥员，飞机上带的油量怕不够了。指挥员告诉大家，小虎子早就预计到这种情况，事先已经建议为这架飞机加了双倍的油量。果然，重新飞了穿云以后，老王克服了错觉，安全地降落下来。

事后，有人跟小虎子开玩笑：“怎么，你的心里也有一根线和飞行员通着吗？要不，怎么知道飞行员这次会发生错觉呢？”

说心里有根线通着，那当然不是。但是，他对飞行员却真是熟悉到心里去了。飞行员作地面练习，他悄悄地站在一边观察；飞行员开会讨论，他默默地坐在一边旁听；连飞行